

《紅樓夢》 悟語三百零四則

引語

01

十幾年前一個薄霧籠罩的清晨，我離開北京。匆忙中抓住兩本最心愛的書籍放在挎包裏，一本是《紅樓夢》，一本是聶紺弩的《散宜生詩》。

帶着《紅樓夢》浪跡天涯。《紅樓夢》在身邊，故鄉故國就在身邊，林黛玉、賈寶玉這些最純最美的兄弟姐妹就在身邊，家園的歡笑與眼淚就在身邊。遠遊中常有人問：「你的祖國和故鄉在哪裏？我從背包裏掏出《紅樓夢》說：「故鄉和祖國就在我的書袋裏。」

02

故鄉有時很小，有時很大。福克納說故鄉像郵票那麼小是對的，卡繆說故鄉像海洋那麼大也是對的。故鄉有時是沙漠中突然出現的深井，荒野中突然出現的小溪，暗夜中突然出現的篝火；有時則是任我飛翔的天空，任我馳騁的大道，任我索取的從古到今的大智慧。

故鄉故國不僅是祖母墓地背後的峰巒與山崗。故鄉是生命，是讓你棲息生命，是負載着你的思念、你的憂傷、你的歡樂的生命。歌德筆下的少年維特，他的故鄉是一個少女的名字，她叫做「綠蒂」。這個名字使維特眼裏的一切全部帶

上詩意，使世俗的一切都化作夢與音樂。維特到處漂泊，尋找情感的家園，這個家園就是綠蒂。正如絳珠仙草——林黛玉是賈寶玉的故鄉，林黛玉一死，賈寶玉就喪魂失魄，所剩下的只有良知的鄉愁與情感的鄉愁。

曹雪芹在《紅樓夢》開篇第一回就重新定義故鄉。他把故鄉推到很遠，推到靈河岸邊三生石畔，推到無數年代之前女媧補天的大空曠，推到超驗世界的大沉寂，推到遙遠的白雲深處和無雲的更深處。由此，我們更感到生命源遠流長，更意識到我們不過是到地球上來走一回的過客。過客而已，漂流而已，不要忙着佔有，不要忙着爭奪，不要「反認他鄉是故鄉」。

03

曹雪芹與荷馬、但丁、莎士比亞、歌德、托爾斯泰、杜斯托也夫斯基等最偉大的詩人作家，就像家鄉的大河，而我一直是在河邊舀水的小孩。如果不是他們的澤溉，我是不會長大的。我的生命所以不會乾旱乾枯，完全是因為時時靠近他們的緣故。出國之後，我一面愈走愈遠，一面則愈走愈近。相對於一些不愉快的往事，愈走愈遠：相對於「家鄉的大河」與童年的搖籃，則愈走愈近。此刻，我已貼近大河最深邃的一角。生命的大歡樂就在與偉大靈魂相逢並產生靈魂共振的瞬間。

04

常常心存感激，常常感激從少年時代就養育我的精神之師，感激荷馬與但丁，感激莎士比亞與托爾斯泰，感激陶淵明與曹雪芹，感激老子與慧能，感激魯迅與冰心，感激一切給我靈魂之乳的從古到今的思想者、文學家和學問家，還有一切教我向生命本真回歸與靠近的賢人與哲人，感謝他們所精心寫作的書籍與文章，感謝它們讓我讀了之後得到安慰、溫暖與力量。還心存感激，感激讓我衷心崇仰的藍天、星空和宇宙的大潔淨與大神秘，感激現實之外的另一種偉大的秩序、尺度與眼睛，還感激從兒時開始就讓我傾心的近處的小花與小草，遠處的山巒與森林，還有屋前潺潺流淌着的小溪和它的碧波。所有這一切，都在呼喚我的生命和提高我的生命，都在幫助我保持那份質樸的內心和那盞靈魂的燈火。

05

在海外十幾年，一直覺得自己的靈魂佈滿故國的沙土草葉和紙香墨香。這才明白，祖國就是那永遠伴隨着我的情感的幽靈。無論走到哪裏，《山海經》、《道德經》、《南華經》、《六祖壇經》、《紅樓夢》就跟到哪裏。原來祖國就是圖畫般的方塊字，就是女媧補天的手，精衛填海的青枝，老子飄忽的鬍子，慧能挑水的扁擔，林黛玉的詩句和眼淚，賈寶玉的癡情與呆氣，還有長江黃河的長流水和老母親那像蠶絲的白頭髮。

06 《紅樓夢》沒有被限定在各種確定的概念裏，也沒有被限定在「有始有終」的世界裏去尋求情感邏輯。反抗有限時間邏輯，反抗有限價值邏輯，反抗世俗因緣法，《紅樓夢》才成為無真無假、無善無惡、無因無果同時也是無邊無涯的藝術大自在，其綿綿情思才超越時空的堤岸，讓人們永遠說不盡、道不完。

有用頭腦寫作的作家，有用心靈寫作的作家，有用全生命寫作的作家，曹雪芹屬於用全靈魂全生命寫作的作家。他用生命面對生命，用生命感悟生命，用生命抒寫生命。大制不割（《道德經》），生命與宇宙同一，生命是世俗的價值尺度難以界定、難以切割的泱泱大制。

07 古希臘史詩所展現的波瀾壯闊的戰爭，不是正與邪的戰爭，無所謂正義與非正義，其勝利者與失敗者都是英雄。這些英雄被命運推着走，而命運的背後是性格。如果荷馬也落入「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邏輯，就沒有這部偉大的史詩。命運性格屬於人，正邪之分則屬於政治理念與道德理念。希臘史詩的大詩意來自生命，不是來自理念。

如果說，希臘史詩《伊利亞德》是剛的史詩，那麼，《紅樓夢》則是柔的史詩。前者的英雄都是男性的粗獷豪邁的英雄，其首席英雄阿基里斯甚至十分粗野，他不懂得尊重對手赫克托爾（特洛伊主將），不懂得尊重失敗的英雄。書中的主要

情節——希臘和特洛伊的戰爭，表面上看，雙方為一個美人（海倫）而戰，實際上雙方都把美人（女人）當作爭奪的獵物，對女性並沒有真的尊重。《紅樓夢》則不然，它把女性視為天地的精英靈秀，精神舞台的中心，連最優秀的男子，其智慧也在她們之下。《伊利亞德》是用男人的眼睛看歷史，《紅樓夢》則用開悟的女子眼睛看歷史，林黛玉悲題五美吟，薛寶琴抒寫《懷古十絕》，說明了《紅樓夢》的歷史眼睛是柔性的、感性的、充滿人性的。

08

從荷馬史詩到莎士比亞戲劇，從但丁到托爾斯泰、杜斯妥也夫斯基，從《史記》到《紅樓夢》，所有經過歷史篩選下來的經典，都是偉大作者在生命深處潛心創造的結果，因為是在生命深處產生，時間無法蒸發掉其血肉的蒸氣，所以真的經典永遠具有活力，永遠開掘不盡。經典不朽，其實是生命不朽。沒有一部經典是靠社會組織拔高或靠一些沽名釣譽之徒相互吹捧形成的。

《紅樓夢》為我們樹立了文學的座標。這部偉大小說對中國的全部文化進行了過濾，凝結成一部從神瑛侍者（類似亞當）與絳珠仙草（類似夏娃）的情愛寓言開始的文學聖經。這部聖經點亮我的一切，特別是告訴我：文學不是頭腦的事業，而是性情的事業與心靈的事業，必須用眼淚與生命參與這一事業。

09

《山海經》中記載的神話故事，總是讓我們感到太少。那個混沌初鑿的原始時代沒有人去刻意記錄，它的事自然形成，也與山山水水一樣自然留下，自然地伴隨着一代一代的風霜雨雪積澱在民族的集體記憶裏。因為不是刻意記錄寫作，所以更顯得猶如嬰兒般的純粹。《山海經》特別寶貴，就因為它是中華文化最本真的原果汁、原血液，所以也可以稱《山海經》文化為中國的原型文化。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提出過「偽型文化」的概念，中國文化何時發生「變形」，尚需討論，但《山海經》沒有任何偽形，未曾變質，卻不容置疑。中國的長篇小說《紅樓夢》一開篇就連接着《山海經》，它和《山海經》一樣保持着中國文化的原生態。《三國演義》屬偽型文化，《紅樓夢》則屬原型文化。或者說，《紅樓夢》反映着中國健康的集體無意識，《三國演義》則代表着受傷的、病態的集體無意識。

10

故國幾部經典長篇小說，雖然都有文學成就，可惜《三國演義》太多「機心」，《水滸傳》太多「凶心」，《封神演義》太多「妄心」。唯有《西遊記》和《紅樓夢》總是讓人喜歡，愈讀愈感到親切。《西遊記》具有童心，《紅樓夢》則具有「愛心」。賈寶玉也有孫悟空似的童心，但它經過少女的洗禮與導引，又昇華為大愛與大慈悲之心。因此，《紅樓夢》的精神境界比《西遊記》又高出一籌。中國人的野心展現在前三部長篇中，而赤子之心則在後兩部長篇裏，尤其是在《紅樓夢》裏。中國人有了《紅樓夢》這一偉大的人性參照系，才會警惕《三國》中人和

《水滸》中人。中國人的善良、慈悲、率真、質樸等優秀人性基因，全在《紅樓夢》裏。有《紅樓夢》在，中國人才不會都去崇尚劉備、李逵、武松等變態英雄。因為有《紅樓夢》的亮光在，總有人會從少年時代開始就模仿賈寶玉，以自己的方式和名利場拉開距離。一個民族的民族性格主要是被文學所塑造。可惜以往太多被《三國》、《水滸》所塑造，太少被《紅樓夢》所塑造。

11 把小說當成救國的工具或當成啟蒙的工具，好像是「大道」，其實是「小道」。

此時小說的語境只是家國語境、歷史語境，並非生命語境、宇宙語境。文學只有進入生命深處，抒寫人性的大悲歡，叩問靈魂的大奧秘，呼喚心靈的大解放，才是大道。王國維說，《桃花扇》屬家國、政治、歷史，《紅樓夢》屬宇宙、哲學、文學，這意思也可表述為，《桃花扇》是小道，《紅樓夢》是大道。梁啟超說沒有新小說就沒有新社會、新國家，表面上是把小說地位提高了，其實，他只知小說的「小道」，不知「大道」。大道永遠是生命宇宙之道，不是國家歷史之道。文學的光大道就在《紅樓夢》之中。

12 王國維一面寫出《殷商制度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毛公鼎考釋序》等學問深厚的論文，一面又寫出《紅樓夢評論》、《人間詞話》等精彩文論，前者是知性的成功，後者是悟性的成功。（《紅樓夢》本身正是悟性的成功）前

者的考據功夫是有形的，人們容易知其難，後者的感悟功夫是無形的，人們常常不知其更不容易。以《人間詞話》而言，短短的一部詞論中能有那麼多擊中要害的準確詞識，能創立「境界」說並道破中國詩詞上那些真正的精華，能感受到李後主這位小皇帝具有「釋迦基督擔荷人類罪惡」的大慈悲與大氣魄，這是很難的。而他的《紅樓夢評論》道破人間最深的悲劇並非幾個「蛇蠍之人」所導演，而是包括善良人在內的共同犯罪，如此無可逃遁，才是人類的悲劇性命運。這種發現也是很難的，這不僅需要知識，而且需要詩識，需要天才，需要生命深處的內功。表面上看，它是「無心插柳」，實際上是天才的大心靈內修的結果。

13

《紅樓夢》給我們創造了一個詩意合眾國。作為一個中國人，最能感到幸福的，是能與賈寶玉、林黛玉這些詩意生命共處一個詩情國度。「千里搭長棚，沒有不散的筵席」，這一詩意的真理，是從一個名叫小紅的小丫鬟口裏說出來的。《紅樓夢》中連小丫鬟都有禪性語言，更不用說合眾國裏的桂冠詩人林黛玉了。《紅樓夢》中的許多女子生時追求詩意，倘若發現生無詩意，她們也死得很有詩意，尤三姐、晴雯、鴛鴦的死亡行為都是第一流的詩篇。

如果內心沒有音樂，就聽不懂音樂。如果內心沒有詩，就讀不懂詩。生命裏有詩，才有對詩的感覺。歌者與詩人感慨知音難求，就因為內心擁有音樂、擁有詩的人很少。同樣，如果沒有靈魂，就很難讀懂杜斯托也夫斯基的「靈魂呼告」，也

讀不懂曹雪芹的靈魂悖論（林黛玉與薛寶釵是曹雪芹靈魂的悖論）。有人閱讀經典是用生命、用靈魂，也有人是用皮膚、用感官，也有人用政治、用市場，後兩者離曹雪芹都很遠。

14

生命是詩意的源泉。所謂「史詩」，重心不是「史」，而是「詩」。其詩意也並非來自歷史，而是來自生命。《紅樓夢》展示了一個歷史時代的整體風貌，又建構了詩意生命的意象系列。曹雪芹以生命方式抒寫歷史，又以生命為參照系批判歷史，讓生命氣息覆蓋整部小說。在歷史家眼中「身為下賤」不值一提的小丫鬟，曹雪芹卻發現其「心比天高」的無窮詩意。一個民族大文化的詩意是否尚存，只有一個尺度可以衡量，這就是生命尊嚴與生命活力是否還在。文化的精彩來自生命的精彩，當負載文化的生命主體變得勢利十足、奴性十足，從腰桿到靈魂都站立不起來時，這個民族的文化便喪失詩的光澤。《紅樓夢》作為詩意生命的輓歌，也給中國文化敲了警鐘。